

17.105

~~正清刻8月~~

中国人民湖北沔阳县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鍾祥文史資料

849

第三輯

目 录

大革命前鍾南的社会概况·····	岳鹏云(1)
一九二七年震惊全省的鍾祥“五·二八”惨案	
始末·····	关瑛整理(5)
贺龙率领红二军团攻占沙洋、石牌的政治影响·····	县党史办(10)
毛泽东同志给贺龙同志的信途经鍾祥转送经过·····	冯本茂(12)
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鍾祥·····	关瑛整理(13)
国民党鍾祥县政府逃迁包家畈后的部分罪戾·····	张集史料组(21)
国民党鍾祥县九花寨中队武装投奔新四军的经过·····	李冠群(24)
中原突围后的京鍾西南地区斗争情况·····	王宏义(27)
李先兵日记(摘抄)·····	李先兵(32)
江汉独立旅奔袭鍾祥县城的经过·····	《江汉军区战史》编写组(40)
我所经历的乐乡关战斗·····	苏兴文(45)
建国前的鍾祥金融机构·····	王国齐 黄益三(49)
建国前鍾祥“正大仁洋行”的石油经营	
概况·····	县石油公司史志组(53)
建国前鍾祥手工业行帮会·····	王在新 张天翔 龚承喜整理(56)
清末、民国时期鍾祥县初等教育概况·····	廖运孚 张作宪(62)
楚辞文学家宋玉在其故乡鍾祥的活动初考·····	冯道信(77)
鍾祥“盘龙菜”由来及制作方法·····	崔道英整理(85)
历代诗人咏鍾祥诗歌摘抄(三)·····	王益文搜集整理(88)
附《鍾祥文史资料》征稿题纲100目·····	(95)

大革命前钟南的社会概况

岳 鹏 云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外寇入侵，内战连绵，千古神州，满目疮夷。钟南乃一小小弹丸之地，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社会风貌实为整个旧社会的缩影。今分门别类，略述于此，留供文史工作者编研参考。

一、钟南的地理物产概况

所谓钟南，系指钟祥南乡，范围包括：北起郢中护城堤，南到旧口秦家堤、吴罗家塆，西自襄河，东至嵯峨山这样一大片地区。大部分是平原，少许的丘陵和湖汊，面积约670多平方公里。行政区划为延长、寿昌、春寿、凤牌四个大区（划分时间与成立团防相同）。人口约15万。主要的村庄、集镇有：皇滩大院、邢公祠、龙家集、魏家集、郑家集、南新集、游家集、罗汉寺、郑家大湾、刘家集、张家荒场、沙港、袁家台、施公庵、老孙家集、谢马家湾、杨李家集、黄家岔堤、刘公庵、马家竹林、殷沙集、王家集、孙家港、董家集、吴罗家塆、秦家堤、陆家大湾、宜家湖等。可耕地面积约50万亩。出产以小麦、大豆、花生、棉花为主。因为紧傍汉水，上通陕豫，下达武汉，交通运输方便，物产流通畅快，故而是钟祥县最富庶的地方。

二、反动政权的基本情况

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前，那时是军阀统治的年代。驻钟祥的反动

军阀旅长牛亦龙利令智昏，在鍾祥宣告独立，自委官吏，自征赋税。当时，鍾南分为延长、寿昌、春寿、凤牌四个大区，每区设有团防，配备来复枪二、三十支，头目称为团董，分别由下列人士担任：

延长区团董：吴树廷

寿昌区团董：吕镇廷

春寿区团董：范仲笙

凤牌区团董：艾殿卿

区以下设庙，每庙设庙首（由士绅担任）和保正各一人。团董有事，就找庙首。保正是为庙首跑路的。国民党反动派当权后对行政机构又进行改变，即：区以下先是设乡，其后改为联保，以后复改为乡；乡以下设保，保以下设甲。鍾南四区各为一区（鍾祥县第二区），前后任过区长的有：纪蔚兰、田万金、蒋小东、李绍衣。乡的头目称乡长，联保称主任，保甲分别称保长、甲长。鍾南地区最坏的乡长（联保主任）要数汤天山、曹象相、张子平、吴吉成、陈松英等。保长有田树庭、张光明。他们因作恶多端，后来均被共产党铲除。甲长一般无人愿干，由群众轮流担任。

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

鍾祥地区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土豪劣绅的手中，农民生活苦不堪言。鍾南地区最有名的地主有刘尧卿、刘舜卿、吴树廷、吴镇廷、宋品五、李泽夫、郑仰樵、吕镇廷、游希仲、艾殿卿、陈维舟，这是头等的。次一点的有陈传清、范仲笙、袁伏三、范启文、范海臣、鄒淑清、陈洪忠、马良甫、谢士秀、岳德科、龚纳川、刘辉一、肖品三、曹直堂、徐产臣。这些人仗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们各霸一方，上勾官吏，下通土匪，强卖妇女，包揽词讼……，只要能捞到钱，什么丧天害理的事他们都能

做得出来。例如罗集的郑仰樵，是个赌子，他每天吃完早饭就到集上茶馆去坐，派出狗腿子四出打探消息，如有外来客商或有人闹纠纷，他马上想法抓在手里，迫使客商送礼送钱，不送钱礼，赶走也走不脱；他在闹纠纷两者之间互挑矛盾，扩大事态，最后迫使双方不得不请他调解，他便趁机敲诈勒索，大渔其利。就连庙里的和尚初一、十五收的香钱也要送给他一份，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境。郑仰樵还有各种各样的干儿子，有伪官吏、有地痞流氓、还有武装土匪。当地不管什么人得罪了他，他既可命官府捉拿问罪，也可命地痞流氓登门寻衅，还可命土匪绑票抢劫，害得家破人亡。故而当地人民中流传着“提起郑大瞎，腿子都发麻”的口头禅。

国民党的税真多。那时节，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税中有正税，加税，还有什么地头税、屠宰税、团防捐、保甲捐、门牌捐，还有枪款、堤防款。县、区、乡（联保）级级征收，层层加码，还有数不清的反动军队南来北往的敲诈勒索，奸掇烧杀，简直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鍾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土匪对鍾南地区的危害也是极大的。由于南乡大都是平原，无处隐蔽，本地只有零星匪徒，危害倒不十分惊人。但每年冬春时节，大股土匪连续不断地从山上呼啸而来，又从南乡席卷而去。如邱斋公、侯凤山匪部就常常窜来骚扰。自古以来，土匪豪绅都是一娘养的双胞胎——分不开。土匪拉票上款，豪绅坐地分赃。害得农民常常于冰天雪地之中牵着牛、背着米在野外湖边或坟洞里过日子。

四、农民对反动阶级的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鍾南人民遭受地霸的剥削与压迫已是忍无可忍了，于是他们就组织起来同反动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1922年，在鍾南老孙家集爆发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农民

起义，以陈洪炳、武天池为首的义军，于十天之内，聚集了八百余人的队伍。他们扛着戈矛大刀，浩浩荡荡地向峨嵋山一带进发，沿途开仓放粮，惩恶除奸，深得农民拥护。行军两天，反动武装追截拦打，同义军发生激战。义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拼死搏斗，死不投降，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起义虽遭失败，但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烈焰并未扑灭。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派人来到鍾南地区，很快便在鍾南建立并发展了党组织。大革命爆发后，鍾南立刻成为鍾祥地区革命斗争的先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鍾南又成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立了鍾祥县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鍾南又是鍾祥县抗日人民民主政权的所在地，鄂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解放战争时期，鍾南又是中原解放区的大后方，在中原突围和解放江汉平原的革命斗争中，鍾南人民为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鍾南人民为革命所作的贡献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完道尽的，以后我们将有所知，~~事~~鍾南健在的老同志一起共同回忆，撰文详细叙述。这篇未成型的文章，仅作一个开场白吧。

（周天麒调查整理）

一九二七年震惊全省的钟祥

“五·二八”惨案始末

大革命时期，钟祥县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举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大旗，掀起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革命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腐朽恶旧势力的营垒。但是，代表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利益的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了对革命志士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的反革命政变。这股反革命阴风一时搅得“周天寒彻”，地方上的劣绅恶棍、土匪地霸扬起狰狞面目，遥相呼应，杀气腾腾地向革命人民卷杀而来。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就在钟祥城发生了一幕震惊全省的反革命大屠杀惨案！

这一天，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据八十八岁老人冯本茂（大革命时期农协会员）回忆，一九二七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红枪会”会首李泽夫、梁鑫田等带领会匪千余人，在县党部、县农协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打进县城，砍了卡，砸了县党部，杀害了县党部和农协负责人王志清、王学通、黄鸿早等人；从监牢里放走了各乡送来的土豪劣绅百余人，并追杀农协的积极分子。文大庙集的龙头大哥周志万，从钟祥城里一回来，就将农协领导人之一魏坤山捉住，杀害于西河岸，并抄了他的家。许多农协积极分子逃避他乡，使一时闹得十分红火的农协运动处于低潮。

惨案发生后，我党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在一九二七年六

月六日第四版新闻中，以《又是一幕惊人惨案》为标题，以“土豪劣绅大闹锺祥县——党部农协捕杀一空”为副标题，对惨案经过作了详细报道：

“此次鄂西鄂北，诸逆叛变，土豪劣绅，乘机而起。该县一般同志，仍然努力工作，犹期战胜恶劣环境，并联合各团体，讨论对付办法。不料土豪劣绅，竟勾结会匪数千人，于上月二十八日，占据县城，即将四面城门紧闭，先将监狱砍破，后将上自县长，司法委员，下至差役，一一扑拿。闻司法委员已被烧死，同时挨户搜索，若是党员家属，即抢劫一空，并将家族杀死。县党部县农协各同志，已被捕去二百余人，非重要者，就顺手一刀砍死，重要之负责人员，则用麻绳捆绑，肆意拷打，然后每人用刀割成七、八块。内中有县党部执监委员二人，都被惨杀。其它如中强中学、电报局、教育局等，都被打毁。然后，由劣绅土豪，领导下乡，四处搜索，凡属党员及农协职员，无一能幸免；党员家族，亦被杀害，房宅亦被焚烧，此次被杀人数，统计有二百人之多。现正在搜捕中，尚不知，伊于胡底也。闻此次惨案，系全县土豪劣绅大联合之有计划的屠杀，内中以该县天字第一号之土豪劣绅王恕堂及王炳阳之子王显廷，城北乡客店坡区豪绅邵业卿等，所指挥最力，并事先曾联合县之清乡队及流氓地棍联为一气，故有此次惨极之屠杀。现由该部来省之同志，会同该县事前因公来省之常务委员王尚柏同志，报告省党部请求派兵往剿，并准备组织锺祥县惨案后援会，以谋善后云。”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汉口民国日报》第四版以《土匪占领锺祥城》为题，继续报道和揭露反动武装摧毁各团体机关，残杀同志，劫空税款等罪恶：

“锺祥自驻军撤退后，匪风甚炽，谣言四起。五月二十八日，该县县长即闻有大刀会，将纠众进城，劫夺在押会魁黄子谦之说，正在召集党部负责人筹商防御之法。忽该会匪千余人，蜂

涌至县公署，将黄子谦夺去后，复将所有监犯全行释放，并将征收税款洋二千四百余元，铜元三百余串，搜劫一空；即各办事人员衣服银元，亦均被劫；随后至县党部，将农协、电报局、司法公署等处，大肆捣毁，并捉拿县长，司法委员及党部监委二人，幸经民众保释，未遭危害。司法委员聂某，耳部被伤。闻有本党同志二人被杀害，姓名未悉。现在锺祥县城，完全由该会匪所占领，监视县长，把守四门，城中居民异常恐怖云。”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汉口民国日报》第四版，对此次惨案发生后，对城内局势再次报道：

“自锺祥发生惨案后，该县县长、司法委员及县党部、农协负责同志纷纷来省。该县土豪劣绅，都起来从事活动，并推举天字第一号的劣绅王恕堂为县知事，王显廷为司法委员，每天出票子到乡下捉拿党人，闹得乡下鸡犬不宁。杀人不算，最可笑的王恕堂在商务演讲说：‘县党部的人要共产，我们劣绅土豪的财产那倒不说，难道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财产，还要共了去吗？他们要共妻，年轻人的妻子共还可以，难道我们这四、五十岁的老婆子也要共了去吗？’他们的党徒到处宣传，到处演讲，大出风头。因此，全县大刀会、土匪，乘机蜂涌而起，县城每日传谣某处的土匪要到，某人的军队要来，弄得关门闭户，市场萧条，加之王恕堂强迫大小商人摊派军饷，大刀会到处找妇女，并将县党部、县农协、工会等房屋，打毁成一堆土灰。全县人民都不得安居乐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五·二八”惨案发生后，各乡反动会首即分途回四乡，在全县搜捕杀害农运干部和积极分子及其家属。人民群众无比愤怒，奋起反击。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将此情作了刊载：

“锺祥土劣，自勾结会匪，攻破锺祥，残杀党员后，即分途回四乡攻击。农民不堪其苦，后联合起来，向土劣拼命，但因势力太弱，终归失败，……一石升区土劣徐得丞、周子万等，在该

地捕获党员魏坤山，严刑拷打后，即以铁丝将两腿穿锁游行各集，最后用乱刀砍死，投于河内。农民见之大愤，即联合十三乡农会，将土劣房屋抄没数家。土劣即带领匪百余人，乘其不备，冲破农协阵线，杀死农民五人，伤十余人；二东乡砂石坡农会，亦联合数百人，向会匪作战，会匪作言有北军大队来助，农会快退，被杀十余人；三直河土劣魏恒卿已成股匪，奸掳烧杀，惟心所欲，农会纠集千余人与之作殊死战，终因会匪与土匪夹击，不能敌而退，死二十余人。此三处农会等稍有声援，不致失败，可见皆已觉悟，易索领导。望当局派军援助，以救危亡，则锺祥民众，幸甚。”

为了彻底揭露“五·二八”惨案的罪行，和求得全国全省同胞的声援和讨伐，锺祥脱难的共产党员和党部成员，如张光灿、张觉非、孙耀华、李湘九等，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辗转到达武汉，会同谢威同志，和在惨案前因公到武汉和在汉学习的同志，在武昌阅马场红楼粮道街儒林旅社武志靖住处和斗级营等地，分别召开关于成立“锺祥五·二八惨案后援会”的会议，具体地向省党部、农协汇报惨案经过，向全国、全省各界发出援助锺祥革命，镇压反动势力的呼吁。

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汉口民国日报》第四版登载了在汉同志发出的呼援书《为锺祥惨案呼援》：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级党部、省政府各团体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公鉴：此次夏、杨、于、张（注）诸逆之叛变，引起鄂西鄂北劣绅土豪之大骚动，锺祥不幸，突遭巨变。全县土豪劣绅，率领反动会匪，作一大规模而有计划之屠杀。全县党员之被捕杀者，竟达三百余人之多，党员之家属及房宅，大部被其屠杀和焚烧。劣绅土豪之残酷，同志被杀之惨状，令人言之而发指。同志等势不得已，避难来省。除向当局请求速派大军前往剿灭外，特电呼吁，请求各方多加援助，是为幸甚。”

同年六月十四日，锺祥赴省同志，为谋惨案之迅速解决起

见，特召集全体同志在省党部召开“鍾祥惨案后援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向当局请愿资助的七条决议案：

（一）请求速派大军前往剿灭；

（二）请求省党部、省农协、政府，特派员前往查办鍾祥惨案，并指导恢复各人民团体之组织；

（三）请求省党部、省农协督促并转请各团体旅省鍾祥同志回县工作；

（四）请求省政府督促县长、司法委员、公安局长速急回县工作；

（五）请求省政府抚恤被难家属；

（六）请求省党部、省济难会、省农协速即设法救济被迫来省同志；

（七）请求军事委员会迅速派兵剿灭蒋介石及鄂西鄂北叛逆军。

董必武同志非常关切鍾祥惨案事件，痛斥和谴责蒋介石的叛变行为和屠戮革命志士、革命人民的残暴罪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惨案的根子就在蒋记政务委员会”，严正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惨案的再次发生。

在董必武等人的支持和督促下，在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下，一九二七年七月初，由省党部、省农协、省总工会各派员前往鍾祥，组成了临时办公处，准备恢复各组织。但由于反动势力的一时猖狂，和继而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形势吃紧，恢复各组织的工作只得被迫暂停。

鍾祥“五·二八”惨案发生后，党内同志认真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更加英勇地带领广大劳苦群众同敌人战斗，直至赢得鍾祥的解放！

（关瑛整理）

注：夏、杨、于、张，即指军阀夏斗寅、杨森、于汉谋、张连生。

贺龙率领红二军团攻占沙洋、

石牌的政治影响

一九三〇年七月四日，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嗣后，为执行中央的指示，决定攻打沙洋、石牌两地。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初三），贺龙、周逸群率红二军团攻克了沙洋镇后，取道沈集、杨集，于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初五）攻下了鍾祥西南重镇——石牌。当时，驻守石牌的团总杜宝芝被红军打伤，夹着尾巴带着团防兵逃跑了。

红军在攻占沙洋、石牌期间，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张贴“保卫团缴枪不杀”，“打富济贫，参加红军”等标语口号，极大的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扩大了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没收豪绅、富商的财产，分给劳苦群众，把石牌的大地主武辅廷押解到革命根据地——洪湖囚禁起来，令其家属定期向红军交纳现洋。

红军攻克沙洋、石牌之战，对于壮大自己力量、促进地方暴动也起了很大作用。一是京鍾荆游击队副司令员李赤春（又名黄光柏）在荆门杨集一带组织了一千九百多群众，连同他的部队一起开往沙洋与红军会合，正式整编入红六军。还有荆门市的汤化卿也带领起义的官兵参加了红军。二是推进了邓家湖的农民暴动。沙——石两地一攻下，荆门县委负责人邓炳纯、丁连山、吴觉民、吴执夫、邓念银和邓家湖区委的孙九达、陈红金、杨楚白等同志商谈发动邓家湖农民暴动。活动在鍾祥的谢威也带着南区起义的四十多人来到马良与荆门县委一起，共同研究暴动计划。

他们认为，趁红军攻占沙洋之机，发动群众最为有利。于是，决定由谢威带一个交通员星夜赶到沙洋，请示红二军团前委后再行动，这时红二军团主力已由贺龙率领挥师西移。留驻沙洋的段德昌派了一个团护送谢威追至石牌赶上红军主力（在赴石牌的途中，八月二十六日夜顺克旧口）。在石牌，谢威向红二军团前委一方面汇报了邓家湖农民暴动计划，另一方面请求红军攻打鍾祥县城。贺龙指示说：“这回不打县城，邓家湖农民也不要暴动。”他强调：京鍾荆县党组织要做好红军撤走后，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反扑的战斗准备工作。

次日，谢威返回邓家湖还没来得及传达前委的指示，而邓家湖农民已经提前暴动。暴动队伍由一千多人迅速发展到了几万人。暴动农民手持大刀长矛，肩扛土枪梭标，臂戴画着镰刀斧头的红色袖标，打豪门富户，开仓分粮，杀猪宰羊，庆祝胜利。以邓家湖为中心，南起小江湖，北到艾家店，东抵襄河，西到瓦瓷滩，方圆六、七十里的群众，喜气洋洋，土豪劣绅逃往外乡。罪大恶极的大地主、豪绅邓念富、邓念功、赵光九、陈昌达、邓兰芳、邓秀清、邓玉秀、赵九贤等被就地处决。

暴动自八月二十八日持续到九月七日，因红军战略转移，太恶霸赵毕廷纠集各地民团，勾结李凤山匪部、旧口林训芝的团防武装，联络沙洋的团防局大队，荆门县保安团，石牌保安团等反动武装，对暴动农民进行了疯狂地反扑。由于暴动摊子大，一时难收拢，农民又没武器装备和作战经验，因此，只有少部分人在谢威率领的十几个赤卫队员的掩护下乘船转移到襄河东，而大部分人隐蔽在邓家湖的芦林里。敌人清乡围剿，火烧芦林，九十多名农军壮烈牺牲，暴动领导人邓念银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虽然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邓家湖地区的革命志士转入地下同敌人继续作殊死的斗争。

（县党史办供稿）

毛泽东同志给贺龙同志的信

途经钟祥转送经过

冯 本 茂

一九三一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写给贺龙同志的一封信，转到了南漳县大宝寨（贺龙同志曾在这里办过红安大学）。那里的党组织派了一个姓李的同志（名字不详），以卖鸡蛋为名，秘密传送信件。当时要通过我们这里的党组织把信转到洪湖红三军所在地。这个姓李的问到我们这里，要找冯林森（我叫冯本茂，号名冯林森，因脸上有几颗麻子，绰号叫冯麻子）。他找到我后，将信交给了我。这封信的信纸，用的是占古另纸三刀（300张），用稻草裹的好好的。信的内容是用米汤写的，信角上写了三个字，意思是红三军，要通过我转给乔皮匠（联络站负责人）。当时我不认识乔，一打听，才知道他到外地去了。李又说可找陈志禄（曾担任过区委委员，后自首），我把信交给了陈志禄家里。后来，陈志禄将信送到洪湖时，贺龙的队伍已不在洪湖了。陈志禄返回钟祥，直到九月份贺龙率领红三军攻打钟祥时，才在皇城交给红三军军部，转给贺龙同志。

（程存锁 彭学文记录整理）

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钟祥

序

从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武装入侵中国领土台湾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宣告无条件投降为止，半个多世纪以来，不间断地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这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最为残忍的、最为惨绝人寰的一部血淋淋的罪恶史！

历史就是我们的昨天。只有熟悉昨天，了解昨天，才能理解我们的今天，更好地去迎接明天，实现最美好的理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习和重温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懂得贫穷落后的中国，在帝国主义进攻面前，何等孱弱！我们的骨肉同胞曾任人宰割，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神州大地，曾遍体鳞伤，我们的祖国备受屈辱和劫难。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驱逐了黑暗，迎来了光明。伟大的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更加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强盛中华而拼搏的革命精神，向四化的伟大目标进军。为此，我们将陆续登载日本侵略军蹂躏钟祥的罪恶史。

一、日军侵入钟祥城后，设防驻守的基本情况：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分三路从京山西南方向朝钟祥郢中城猛扑。驻县城的国民党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师长王昌海）、驻城南罗汉寺的国民党一五九旅（副师长兼旅长王昆山）和驻守在京

鍾交界的下洋港的国民党一三五师（师长季定国）、以及驻守在汉江干堤三公头的国民党某团三营等，都不击自溃，拖枪逃跑，使旧口、洋梓、东桥、皇庄、黄集等地迅即丢失，郢中城迅即沦陷。

日军占领县城和汉江东岸一大片土地后，随即设关卡，建据点和组织“维持会”，并将魔爪延伸到汉江西岸地区。

郢中城区沦陷后，日军易防频繁。沦陷初，驻日军十六师团第十联队，联队长角田。一九四二年元月，驻敌易为第五师团，师团长横山；五月又易为独立第十八旅团九三大队，大队长福崎国道；八月再易为五十八师团一旅团，旅团长浮西。一九四三年三月，驻敌易为五十八师团一七四联队。一九四四年七月，驻敌又易为一〇六师团某联队，联队长内山，直到投降止，六年之内，曾七易防军。以上驻郢中城区日军的大本营，均在城外中果园黄三芝堂一带。城区常驻日军千人，凡重要关口都设有岗哨。

日军在城区内设有“警备司令部”，由军事长官及其部属组合而成。分驻三处：一是中果园，二是福音堂，三是县政府。另外还建有一个“报道班”，系汉口敌军特务连派遣，班长柏武，班副长卿，其人数三十至百人不等。一九三九年六月易为宪兵队，队长土谷金次，翻译王汉超。后又易“宣抚班”，再易“报道班”，班长左滕。日军还将郢中城划为三大区：中果园、福音堂、双眼井、东街、小东门、城河街划为“军事区”；考棚街、韩家街、仓库街、察院、北门内、县门坡、鼓楼坡、古兰台划为“难民区”；码头街、大街、南门、河街、西城湾划为“商业区”。凡城中居民都被驱赶到难民区和商业区居住，以便控制和任意蹂躏。

乡区的情况是这样的。各个乡区和乡区之间设有据点。皇庄庙（城北八里）、北新集（城北十五里）各驻日军警备队一个小队，队长片岗；林集（城西南五里）驻日军警备队一个小队，队长

×××；郭家庙（城东十八里）、南新集（城南三十里）各驻日军警备队一个小队；黄家集（城东南六十里）为日军东面重点，驻日军一个大队，大队长高虎牛君；东桥（城东南六十五里）为京钟必经之道，驻日军百人；旧口（城南八十里）为日军南面重点，驻日军二百至三百人不等；石碑（城西南五十里）为日军西面重点，驻日军二百至三百人；洋梓（城北三十里）为日军北面重点，驻日军二百至三百人不等；涂尤家集（城西北五十里）驻日军五十人，设有军备仓库；冷水铺（城西三十里）为荆（门）钟（祥）、荆（门）塘（港）公路交叉点，驻日军二百多人；牌楼岗（城西七十里）为荆（门）钟（祥）、荆（门）石（碑）、荆（门）塘（港）三条公路交叉点，驻日军二百至三百人不等；塘港（城西三十五里）驻日骑步兵百人；荆河口（城西北五十里）为日军通我后方的孔道，驻日军一个中队；朱堡铺（城西北六十五里）驻日军一个大队。上述十六个主要据点（另有若干个小据点）驻有日军约二千人。乡区之间各据点相互呼应，抓夫拉丁，奸掳烧杀，涂炭生灵，为所欲为，钟祥人民熬煎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钟祥沦陷后，日伪组织情况：

日本侵略军为了加紧对钟祥人民的奴役，和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围剿，施展“以华治华”的反动策略，在各乡各区建立以劣绅恶棍、土匪帮头、民族败类为骨干的伪政权、伪军队、维持会、保安队、警察局等反动政权和武装。一九四一年夏，日军又扶植成立了伪湖北省鄂西保安司令部和旧口伪县政府，委任熊光（原国民党师长）为鄂西保安司令兼旧口伪县长，陈继芳为保安副司令，王子元为副县长。在此同时，钟祥日伪县政府也正式成立，日伪县长先后是罗润甫（1941年8月—1944年8月），周明钦（1944年8月—1945年8月）。下辖四个区署，四个维持总会，四十一个维持分会和二十六个联保办事处。